

戰時文化叢書·叢書外集之二

#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著

又當投筆請纒時 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 登舟三宿見旌旗  
願將殘骨埋諸夏 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多蹈厲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由日本回來了**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戰時文化叢書・叢書外集之二

#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著  
戰時文化出版社

# 我的丈夫郭沫若

著者 佐藤 富子

編輯者 曉華 · 重子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印刷者 掃蕩報工務課

總經售

漢口民生路四十八號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弁言

「郭沫若先生回國了！」這是新中國文壇在抗戰開始以後第一筆大事。郭先生致力新文學運動，畢生的精力，幾乎全都用之於此。十年前，悄然地離開了中國，蟄居日本。十年後，中國對日戰爭開始了，他又悄然地回到了中國。十年，十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該怎樣慶幸於郭先生的歸來。

和任何人的回國不同，郭先生這一次的歸來，是帶着兩種不同的心境：一顆赤誠的心在跳動着說：「回國了，參加到抗日的陣線來了」，而同時一顆寂寞的心在顫慄着說：「回國了，妻兒子女都拋開了。」爲了民族，爲了國家，郭先生終竟抱住了這一顆寂寞的心。

在日本，還留着他的夫人和他的子女。一對感情很好，同過艱苦，共過患難的夫妻，現在是分離了。而且兩個國家正對準着槍砲子彈和飛機在作立體與平面的戰爭。

他的夫人，是有無限的感慨的。

何況他出走的時候，他的夫人一點也不知道。

追憶起昔日的光景，她只有祈禱戰爭趕快結束。

然而侵略者正猛烈地向她的夫之國進攻，她的願望，什麼時候可以達到呢？這一點熱情，郭夫人只好宣示於她的文字中了。

「我的丈夫郭沫若」於是用熱情，眼淚，還有無窮盡的希望交織而成。

這無異對侵略者猛烈的攻擊。

當我讀完這篇東西，我為郭夫人洒出同情的淚。同樣，我為每一個日本婦人而太息。侵略者的巨掌不僅抓去了郭夫人親愛的中國丈夫，而且把成千累萬日本婦女的日本丈夫都抓去了。

這篇文章的原文刊在日本新近出版的「新女苑」三月號中，在上海，首先由中國日報翻譯刊出。當上海的友人為我寄來這一篇譯作的時候，我們真有說不出的感想。

爲了紀念這偉大的戰爭中文壇的大事，我們拿來出版成爲一個小冊子了。同時，更爲了使其系統的說明郭先生回國以後的感想和工作，又拿了郭先生自撰的「由日本回來」的日記集在一塊，末了，更以幾個文學青年對郭先生的描寫文字薈集一起，這樣使我們看出郭先生的一生。

我私心非常慶幸，我覺得這份工作是應當做的。

金重子。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漢口。

## 郭沫若小傳

郭沫若（一八九三——）四川嘉定府人，畢業於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幼小時對於詩詞既非常愛好，在帝大時對於文學的嗜好却更加熱烈。據說他那時最先讀太戈爾的東西，什麼都看。其次讀海涅的戀歌等。第三讀的是惠特曼的草葉集，第四是雪萊，第五是歌德……。女神，星空上的詩便是這時代完成的。他自畢業於帝大後，即投身於文藝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開闢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在思想上，那時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行動上，完全是一種浪漫主義文藝運動。但自一九二四年翻譯了河上肇的東西，一九二六年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後，曾打破了他的藝術至上主義主張，而提倡革命文學，曾轟動一時。湊巧那時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得有機會去參加革命的實際運動，當革命軍克定武漢，他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國軍克

復南京，寧漢分裂，他復捨棄了政治生活，東渡日本，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以外，還埋頭於中國甲骨文之研究，頗有驚人之成績。

新近，他的名聲又開始在中國文藝界甚至是一切青年的腦海中活躍了。二十六年八月，自海外歸，在滬主持救亡日報，爲國努力。淞滬淪陷後，救亡日報遷粵，他仍在粵主持。後經當局電邀來漢，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掌管抗戰宣傳事宜。



# 目次

弁言

郭沫若小傳

##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

1. 在九州帝大醫科畢業回國以前……………一
2. 在貧苦的掙扎的創造社時代……………四
3. 從上海到廣東……………七
4. 武漢時代的佐藤爲母親的精神……………九
5. 危險萬分中在漢口的夫妻團聚……………一一
6. 在日本亡命十年……………一三
7. 夫之國與妻之國交戰之後……………一四

##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

1. 由日本回來了

七一

2. 回到上海

三五

3. 謁見 蔣委員長

三九

## 關於郭沫若

重子·曉華選輯

1. 在軍中

四五

2. 播音之前

五〇

3. 武漢觀感

五一

4. 抗戰一夕談

五四

#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

## (一) 在九州帝國醫科畢業回國以前

以異國人爲夫的我，在這人生的長途中，正過着他人所不能想像到的無限的悲哀和喜悅。現在，就像走路的人，被路上石子絆倒一下似的，即刻忘記那一時的痛苦，無不是悲哀，喜悅，一切，都把它拋棄在遠遠的記憶之外。雖然在我胸中的一角，仍殘留有些微的甜蜜底回憶，但光是這次的痛苦，無論何時若湧上了我的心頭，那就使我的脊背上感覺得冰冷了。

我無無比誰的心都熱望，熱望這次與中國的戰爭，趕快了結，我日以繼夜的祈禱着。我時常回想着我們的過去。

郭沫若與我結婚時，他還是中國留學生，就學於九州帝國大學的醫學部。「以支那

人爲夫」像這樣的非難，雖環繞在我們周圍，但我們沈浸在互相了解和純愛之中。背後雖有人如此的指說，而我們也一笑置之。

那時生活並不寬裕，但已慣於貧困的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痛苦，相反，郭却以情熱之心，講起將來的前途，使我們覺得今日之貧，是爲明日的我，我們非常歡欣，而等待幸福的來臨。

在將近卒業的某一天，郭突然告訴我，他不想學習醫了，改進京都帝大的文科，學文學。當時我乍聽之下，簡直發了呆，我立刻嚴厲的反對。我雖然了解他想學文學的心境，但我一想到將來的生活及其他，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郭的轉向的，我勸他說，文學雖可以得到任何職業，但還是學點真正的技術比較好些。於是，郭非常的失望，臉上表情得非常痛苦。

「我的聽覺不敏，不能使用聽診器，這是很難過的啊。」

我聽到了這一句話，一直到我的胸底，我吃驚了，我毫不堅強反對他去學習文學。

但他在我面前，從此就不提起學習文學的事情，反而對於學習醫學比從前更加熱心了。有一天夜晚，我無意地窺探郭的房間，看他把聽診器放在自己的胸口，以耳努力的聽診，大約是聽不清吧！這時我看見他有說不出來的痛苦表情，我真不知是向他感謝或是道歉的好，我感得臉上發熱，我勸他不學習文學的熱情，反而使郭苦惱了。

郭爲安我的心，終於在苦悶之下修完了九大醫科的課程，畢業了。這時我已有了小孩（長男），我也特意的去做慶祝卒業宴的小菜，雖然是很丟臉的，但我們心裏很明白地知道，比每日的生活豐富些，我們不問第一位如何的非難，我們還是毫不躊躇的去請朋友，我們雖貧，但我們多麼的快樂去等待這慶祝卒業晚宴的降臨。

不久，郭受聘於重慶英人所經營的醫院，要離開日本，這對於我是多麼的感傷，但一想到郭與小孩所住的地方，也就是我的故鄉，無論在中國，在日本，只要父，母，子，一同過着共同的生活的話，那我也無所謂感傷了，無論何處，都是我喜歡安住的地方。

## (二) 在貧苦的掙扎的創造社時代

從重慶病院寄來了旅費三百元，這時也像要回到我自己故鄉的心境似的，我要從此告別日本了。

可是，一到上海，郭的心境忽然改變了，長期間潛沉在心裏不忘的文學，因看見中國人民的水準低下，和朋友們的熱烈文學運動。就如如火如荼般的立即燃燒起來。

「醫術是必要的，但提高中國的文化，是更加必需啊！我要去建設中國的近代文學。並且這事，是我們的義務。」

如火似茶的熱意，從郭口里吐出來，那我能做怎樣的事情呢！這已經抓住了郭的心了。

反顧為全中國而生活着的人，中國才是必要的，而只顧着個人 在中國怕是多餘的吧。一個人的力量並不大，但只要像郭那樣向這方向進行——雖說是微力——我也很可以為郭之妻而無愧了。

在英租界靜安寺路的一角，我們選定了房子。那裏風景很美麗，又很靜寂，郭的姐姐寄來的三百元，我們寄還給重慶的病院。從此，郭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活。那時大概是  
大正十二年左右吧。

然而，文學生活，決不是舒服的，也沒有一個人來引導他，因為沒有前輩，所以也沒有人去批評他的作品，同時也沒有人去推薦他的作品，郭在文學上，是孤獨的。作品一篇也賣不掉，但郭仍努力的辛苦的寫下去。他對於生活，對於文章能賣去不能賣去，簡直完全不放在心頭。

生活仍然如從前一樣的貧苦，但以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自然，這是無比的快樂。

後來郭說要成立創造社，開始全中國青年的活動。這就是以文學為主的青年運動。每一股票，定為五元，不久即集有一千五百元的資本，這是全中國各處的青年以強力來支持郭的。現在，中國青年對於郭還是抱有好感，就因為郭發動了這次運動。

創造社方面，不久即發行了機關雜誌，郭以全力赴之。寫了很深刻的充滿了熱情的

文字，這些文字，都深印在青年的心裏。中國青年男女們，對其文字如現代的聖經一樣看待，都讚美給予青春的熱情，和純情與理想之心的食糧。

這是說不出，也形容不出來的大手，很堅牢的抓着青年，而開始震動了新的中國。然而我們的生活，仍然是很貧苦的。郭對於金錢，對於家中生活，簡直完全不存諸於心。

若是說百元可過一生吧，郭想到這是可能的，若說千元不能過一月，郭仍舊想到這也許是這樣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男子。

有了這樣丈夫的家庭，自然我只好自己守家，看護孩子了。從這時起，我有了爲母親的覺悟及意識，就是丈夫不能回家時，我一個人還是要教養我們的孩子。

大約像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一年多吧，因此我知道我過不慣上海生活的理由了。這也不僅是我是日本人，總之，像這樣的上海生活，我是過不慣的，於是與郭商議之下，我帶了孩子到九州福岡。但在二個月後郭也回來了，從此我們糊塗地過了一年。若以



某種看法，也許這是可怕的時間浪費，但是在家庭方面看來，却再沒有像那時候日子的幸福了。郭在那時，還是有中國樣子的官僚男子，但是在這一年里說來，他真是一個人間的父子了，他非常的愛他的孩子。

### (三)從上海到廣東

我看他疼愛孩子們的慈愛，比給我的愛情深，為母親的我，是多麼的歡喜啊！

然而像這樣的生活，沒有長期的繼續下去。郭的熱情，使他不能安居，所以我們又回到上海來，再過那不能賣的原稿文學生涯，過着很低下的生活。但是，這時候，我的心境，也發生了多種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對於中國的貧苦生活，我也過慣了。為甚麼全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苦呢？真是苦得不能形容了。我的心裏真難過，這因為我是日本人吧！對於這很貧窮的同胞，比較外國人還不關心的中國人，只能使這班中國貧窮人，更加貧窮下去，我是不能漠視的，若在有機會的時候，我就指給郭看，使他知道這種情形，我希望他對於這些人們要盡點心力。從這時候起，郭的思想就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對於這些事素關心的郭，便也開始關心到這班不能生活的中國民衆。

在這裏我還要說一樁事情，就是郭開始開辦私立大學的活動，在青年之間都知道郭的名字，所以成立學藝大學後，就有不少的學生來了。但不到一年，因為經費問題便宣告關門了。

中國的文化運動，是怎樣的困難呵！由這一件事情使他瞭解了。

然而，郭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他不抱失望的，我也不論郭的生活發生任何變化，而我已經是有了三個小孩子的母親了，我無論在怎麼的寂寞或苦悶時，只要一看見信賴我的孩子們的樣子和微笑，我即刻就忘了一切，鼓湧起我為母親的新力。無論誰來譏諷我的生活——貧生活——但我只覺得為母親的高貴事實。我的心已經顧不到為母以外的事了。我僅為孩子們的生存而生存，一切的苦難，我都忘記了，中國人為父，日本人為母，想起孩子們的事情，也恐怕他們不能長大吧。對於此事我是很擔憂的，但孩子們都能安我的心，一點也不怪僻，一點也不畏縮，都長大了。這一點，為母親的是多麼的

歡喜啊！

學藝大學關閉不久，郭即受廣大學校長的聘請，去擔任文學院長。因此我們離了上海，去到日本人最少的廣東，在東山一條很清靜的街上，找着房子住下了。

那時候的蔣介石將軍，還是師長中的地位，為廣東要塞地的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與郭感情很好，我也會過面的。這時候，廣東反帝的空氣，已非常巨大，連未到入學年齡的小孩，也都知道在街上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的口號了。

#### (四) 武漢時代佐藤爲母親的精神

然而，我是不希望孩子們知道被罵的原因，所以把門鎖起來，在很大的家庭，日夜以我爲對手而遊玩，不許他們出外一步。我覺得養得很好的孩子若是受到侮辱而有所變化了，這是爲母親的覺到無比的威嚇了。

郭爲文學院長，約有七個月，某一天，正是熱得無躲處的夏日，郭突然的對我說，他已加入了革命軍，不久從軍北伐。

郭的爲人，我已熟知他是一種利己主義者，就是某一樁事情開始一做，就對於妻子和小孩的事情，完全拋在腦後了，可是結合於純愛之上的兩個人，無論郭怎樣的離開生活，而我相信在我們之上是有永久的心和愛的。只要想到他對於慘苦的中國民衆生活有了自覺。我是不反對他從軍的，我願送他從此踏上征途。

郭，那時爲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任秘書長，同蘇俄顧問泰爾林等，從廣東出發了。他踏上隨時隨地都有戰死可能的征途，而只剩下我一人看護孩子們，住在反日情緒最高漲的，日本人最少的廣東。

那時候的生活，決不寬裕，但我並不希望怎樣的安逸，貧，我是不在意的。時時可以得到郭從征途寄來的家信，才知道他還是活着。我一點也不害怕，我只知道我有小孩，我有小孩！從心底裏發出來呼聲，使我湧起與苦難奮鬥的勇氣。

經過半年的時光，佔領武昌城，蔣介石將軍下南昌，九江，進入南京。這時候蔣介石將軍的勢力，差不多可以支配全中國了。郭因爲是政治部的重要地位，常在蔣將軍的

身邊，同在最前線的城市，替蔣盡力。

但不久以思想的關係，郭終於從南京回到漢口了。

在漢口當時另有一個政府，在這一個時期中，對於郭的消息，我完全不知道了，我只是守着家，守着我的四個孩子，過着說不出的痛苦日子。

### (五)危險萬分中在漢口的夫妻團聚

郭的消息，簡直不得知，他仍是安然無事嗎？完全一點不知道。

我想只要跑到漢口，那就可以知道了郭的消息吧？我無論如何是要離開廣東的。

廣東的空氣，一天比一天沉悶，在二個月後，我到日本領事館去，拿了一張身份證明書（證明我是日本人）逃回上海。

到了上海，郭的消息還是不知道。不知道小孩子的父親生死，這是多麼的痛苦啊！不論他死了也好，活在世上也好，我抱定必死之心，一定要去探聽他的真實消息，結果，還是不行。我決定我要去漢口一趟。但一打聽住在漢口的日本人，現在只有兩三人，

我還是決定去漢口，從上海出發了。

帶著四個小孩，完全像流浪者似的一樣，我又乘着上湖揚子江的輪船。我注視着這濁黃的，無止境的流水。我止不住一縷悲情，冲上了我的心頭。

船已離開陸地了，我想到再沒有了危險。我的心放下了，我緊抱着末子（他小孩子名字），不知不覺的抽噎起來。

這時候已是初秋，天空，江水，岸上的平原，都籠罩在靜寂淒涼之下，天是那麼的清明，水是那麼的淒切，流浪者的愁悶，更湧上了我的心頭，夜是很靜寂的滿天星斗反映江上，閃爍着，擾起了我無恨的悲思，我的將來的一切……。

船到南京，並不靠岸，可以遠眺南京的市街，在離開上海的第七天，我們在漢口日本租界的碼頭上岸了。

我們下榻於很親切的三井物產分店經理的家中，才知道郭仍生存在人間，我這幾個月來的重担，到此方才卸下了。此時，因郭出發籌備前線，所以當時會不了面，要知道

我這時的歡喜，非筆墨所能形容出來的。在九月的下旬，郭的姿態方出現於我和孩子面前。

可是，好容易求得安住之喜，仍不能繼續的長住下去，漢口政府，比前聽說時更壞，已立在風雨飄飄之中，連郭出外時，也要幾個武裝兵士保護他。

危險，已迫近身邊，比廣東時更兇，我好容易尋得安居之處，現在又不得不離開它了。大約二個月左右，我又帶同孩子們回到上海了。

### (六)在日本亡命十年

漢口政府，不久就崩潰了。鄧同鮑羅廷，泰爾林，加倫等，都間道逃回蘇聯。郭則率領一軍，到了汕頭，直到戰敗，他才逃至海岸。好容易僱一漁舟，逃至香港，從香港變裝逃回到我的身邊時，錢也沒有，衣服襤褸不堪，由此就可以想到他逃出死線的苦難。

翌年三月，隱匿在上海的我們，亡命到日本去了。

從此不覺得在日本渡過了十年，我們已完全重返到日本的生活，而在市川的一角，求得一永住之心，而忘去煩惱和多忙的時日。

在這裏的生活，仍然是很貧困的。不過，應當感謝的，我們還是能夠生活下去，和平的空氣，還繞在我們的周圍，這是多麼的欣喜，我這時想到長大的孩子們，是多麼的幸福啊！

一方面努力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另一方面又努力替中國新聞雜誌寫文章（大多數鏡不寄來），我覺得他每天工作很苦，但我的心裏是非常快活的。

### （七）夫之國與妻之國交戰之後

在這樣的和平空氣裏，突然發生了中日事變，南京方面催促郭從速回國。我們都堅決的反對。

夫之國與妻之國而戰，這是遭到人世無比的慘酷命運吧！總之，這對於我們所生的孩子們，使他們弱小的心靈上，是受到嚴重的創傷了吧！我一想到這點，我的心中湧起



了悲痛，不覺的抽噎起來。但是我無論怎樣，我要使我孩子們光明的生存的，我要奉獻一切，我要爲我孩子們而工作。

這是七月二十四日晚上的事情，孩子們都熟睡了，我同郭因此事稍有爭執，深夜時我的額，穿上木屐，不知道到何處去了。

他就不回家了！

大的孩子，似乎有點知道郭到何處去了，但是，小的孩子們每天早晨一睜開眼睛，就發現父親不在家中，來問我說：「父親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天二天的過去了，孩子們都哭了要找父親，時時刻刻來問我，然而，這時我自己也要找郭，我能怎樣的做呢？僅能背着孩子們流淚而已。

「你的父親，現正在努力攻擊你母親的國家啊！」這句話我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來。

此次事變，也許郭就要回來拿他所忘記的東西吧？然而，並不能像這樣的簡單拋棄妻與子吧？多年苦樂相共的，越過死線的我們，是不能像這樣的簡單就分別了吧？

據傳說，郭現在是中國大本營政治訓練部的秘書長，向我的國家攻擊，我一想到這點，那點，簡直一刻也不能生活下去，但是爲母的自覺，現在又從苦惱中救出我了。

孩子們，不是父親的，是我的孩子，是母親的孩子啊！我發生了這樣的思想了。這種母親的自覺，以前也不知從苦悶中救過我多少回了。

對於襲擊來的東西，我仍有像化雞護雛似的反抗的新力，我一方面與慘酷的運命而戰，我一方面仍忠實而誠懇的祈禱和平的日子早些降臨！

##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

### 一 由日本回來了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期日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踱進了自己的書齋，爲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大的兩個兒子，雖然知道我已走意，但并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們，使風聲伸張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假片名」（日本楷書字母）替他寫了一紙，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去。

留白寫好了，我又踱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因我的起床把她驚動了。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為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

庭下庭園，花太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之中，尙在安睡。

着潔白的花，漾着濃重的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正午蓮葉間浮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梔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Lotus*）訣了別，向園中一切的景物訣了別，心里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離柵缺口處向田櫛上走用

。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籬柵乃一片田疇也。稻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壁圓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兩門露出，安那定然是仍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着的湧。

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在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沒有什麼，但國族臨到最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自己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

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吧。這，是使我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

昨晚，安那知道了我的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了。

女人喲，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的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人家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夢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等車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兒們醒來，知道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樣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還是我心上的那一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是懷抱着萬一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電車開來了，決絕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點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襪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偕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靜岡驛有兵車一輛停着。正待開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送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送。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送皇軍出征」者。

「燕號」車中也有不少軍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

裏拿着一捲油印的軍事計劃書，時而展開。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畫」，「第二作戰計畫」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里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田。

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有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平安地登了坎拿大公司的「*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艙，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

時怕已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

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居在艙中，從門的圓窗孔望出，看着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紙纓在碼頭與船間的空中形成着玲瓏的纓絡。

鏘琅碰，鏘琅碰，鏘琅碰……



船終竟離開岸了。

五彩的紙絡纓，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纓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來，然而，在中途墜落了——落在下面的浮椗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的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纓，永遠和我連繫着。

七月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風平浪靜。

一個人坐在艙中寫好幾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對於日本市的憲兵分隊長和警察署長也各寫了一封，道謝他們十年來的保護的慇懃；并懇求對於我所留下的家室加以庇蔭。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艙里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里到我寓里來辭過行的。我們雖然將要同船，但我那時沒有告訴他。

這顯差的把他叫了來，C君吃了一驚。

——先生，你一個人嗎？

——是的，我一個人。

以後好一會彼此都沒有說話，連C君都有點淚潛潛了。

想起十四日那天，寫給橫濱友人的那首詩。那是寫在明信片上寄給他的，用的不免是隱語。他的來片也是隱語，說青年會有西式房間十八，二十，二十四號等，設備甚周全。青年會者神戶也，西式房間者外國船也，號數者，開船的日期也，日本報雖然天天傳着緊張的消息，但要和妻兒們生離，實有點難忍。因此，我便選定了二十四的那最後的一隻。實則二十四號乃橫濱出帆的日期也。

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託身期泰俗，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鷂，羣雛劇可憐。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用魯迅的韻，魯迅有一首詩我最喜歡，原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第七句記得有糲糊，恐怕稍微有點錯字。

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有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

細細考慮起來，真的登了岸後，這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民四，五七的幻滅感，在興奮稍稍鎮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樣，又在腦際飄蕩起來。那時因日本下了哀的美敦書，我愴忙地回國，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凱已屈服矣。

一隻愛用了十幾年的 *Water* 自由水筆，倒的確和着室家一同被拋在日本了。

但是，纓呢？如有地方可以請來，該不會是以備吊頸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倩在那兒經商，到了上海後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來不曾見過面的骨肉。

離開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會奔喪，兄逝不會臨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飛機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災也是該得去踏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菸，不接近一切的的逸樂紛華，但要煅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的體魄，受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爲鑒證：金石可泐，此志難渝。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語日語，彼約余投環作 tennis 戲，應之。

戲可一小時，流得一身大汗，海風吹蕩，甚感快慰。

海水碧清，平鋪直坦，略有波漪。

阿富汗人連連說：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樣上船呢？我問他。

他把頭偏了幾下。

那人是摩罕默得教的信徒，據說該教中人反對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隨身穿着的一條短褲，已被汗漬自行漿洗了一次，在電扇上吹乾之。

這短褲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那替我手製的，我將保重，以爲紀念。

傍晚，C君邀了幾位朋友來談話。見衣不合身，爭解裝相贈，但不是過肥，便是過瘦，不是過短，便是過長，據這樣看來，似乎自己最合乎「中行」了。我這樣說出，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聽差的，幾乎全部都是廣東人，他們發起了一個「慈善會」，正在募捐。所謂「慈善」者乃對於抗敵戰士之慰勞也。因為是在外國人的船上，不好那麼明目張胆地使用救亡抗敵的那種名目。

執事的人到了我房裏來，有一位男裝的廣東女士，普通話說得滿好。

她說，他們要捐錢去慰勞華北的抗敵將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獻給政府，請替他們送到前方去。

她說：船上的中國同胞都很關心，很想知道一些詳細的情形，關於國際的和國內的，尤其關於日本的。本日晚他們要在三等艙中開一次大會，要請幾位從歐美回國的人和從日本回國的講話，還有些餘興，要唱廣東戲。

聽了這些話，感覺着十分的愉快，他們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此五元者實慈他人之善者也。我出家時，身上只帶了五毛錢的電車費，然而，我現在的錢包裏已有五十塊大洋了。這都是那位橫濱朋友的慈善事業。

慈善會我沒出席，因我并沒用本名，三等艙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者，反感不便也。

七月二十七日

晨五時起床。

昨夜十時半就寢，睡甚安穩。

吃早餐時，會普通話的廣東女士走來報告。

她說，昨晚的會成績很好，捐了四百塊錢的光景。有一位參加了英王加冕禮回來的人最先演說。據說，中國和英國已有商定，中國政府將以最小的犧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犧牲」那五個字上說得最有力。）上台時備受熱烈的鼓掌歡迎。下台時却沒有人鼓掌。大約因為聽的多是廣東人，不懂普通話的原故吧。

這位女士短小精幹，而且說話也似乎頗懂得「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詩。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飯時廣東女士又來報告，說下午二點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顧慮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問了問她：船上的賣店有沒有現存的可買？

她說：有是有的，但價錢很貴。他們用的美金，一條褲子買起來也要費你七八十塊中國錢，你何苦把錢給外國人賺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買合算多了。

我感謝了她的忠告。

她又問我：中國究竟打不打？

我說：論理呢，早就是應該打的；不過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點失望的樣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人，奔舞着在甲板上散了一會步。

我問他問教人普通行禮的方法是怎樣？他把兩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說，就是這樣，和中國打拱差不多。

我請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給我聽。

他一面走着，毫不猶豫地便低唱了起來。人是那樣魁梧，歌聲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語翻譯了一下：

“ I Love you, I Love You ,

You are my sweet-heart ...”

蓋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nese.

—Why?

*Why*

—Because Chinese girls are very fine.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的談着，但他却沒有想到我自己的心裏是含着悲戚的。

廣東女士又走來了，她說，稅關要來檢查行李了，請你把行李收拾好，叫聽差的攬上甲板來。

我告訴她，我是什麼行李也沒有的。

她躊躇了一下，把手中捲着的一本便裝書展開來，原來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說，請你替我簽個名？

——你怎麼知道我呢？

——我看見過你的相片，昨晚我們來捐錢，我早就認出你了，但我沒對別人說。我看見你用假名 *Young Pat-ming*，我曉得這里一定是很有緣故的。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過是瘦得 *Young Pat-ming* 多，你現在是壯了。

我自己沒帶筆，走進「紗籠」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題了兩句舊詩，便是那「海內曾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兩句。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想起了十幾年前，在上海城隍廟曾被一位看相的人開過玩笑，說我四十六歲交大運。此事是記在我一篇雜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憶及，頗覺奇驗。所謂大運者，蓋生死大運也。

海水呈着嫩黃的顏色了。

## 二、回到上海

### 一 黑色的筆

回到上海不覺也快兩禮拜了。

初來時滿以為這筆是可以投的。事實上朝夕相隨的一枝顯號 Parker 的紅筆，是被投在日本了。

但回上海後的第三天，有一位女性的舊友她又替我買了一隻二號的 Parker 真空筆來，顏色可不是紅的，而是黑質，有黃色的環紋。

她說：你是使用筆的人，沒有筆很不方便故爾買了這枝筆來奉送。

她又說：她自己是喜歡黑色的，但沒有，只好買了這種。但又怕我不喜歡，故而把發票也帶了來，不高興時可以拿去掉換。

看發票是「二十四元」，這厚情把我自己一切的奢望都打滅了。

自己是決心和筆斷絕關係的，然而一回國便有女友送筆。

筆和我如不能斷絕關係，自己的心意依然是迷戀着紅色的，然而送筆的女友，却喜歡的是黑色。

筆乎，筆乎，黑色的筆乎。

汝將與我長此而終乎？

## 二 一座荒塚

是七月三十號，回國後的第四天。

上午偷了一點空閒，和兩位朋友去吊于立忱的墓。

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國，五月自殺了的。

朋友之一談到她的絕命辭。是「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爲力矣。」據說第二的「如此」兩字是後加的，足見她在決死的一瞬前，意識都很清明，而在銳意修辭。

這樣的一位好女子，實確是不應該死的。

到了中國公墓，入門右轉，走可三二十步，在路的左側，幾株雜樹蔭里，橫着一個長方形的土坪，周圍有石圍護。

朋友之二說，這便是立忱的墓了。

碑還沒有建立。

墓前有四只已經萎黃了的花籃，大約還是送葬時的品物。

我有點害怕，立忱所走的路，似乎暗示着我自己的將來。

### 三 蛾

八月一日搬進了這家捷克斯拉夫人的公寓裏來。

二樓，朝南有三堵窗，不斷地有南風吹來。

窗下有一面大草園，也略略有些花木。

這些是把我繫留着了。

初搬來的一晚上，有位朋友在壁上發現了一隻很大的暗灰色的蛾。

友人要撲殺它，經我勸止着了。

今天已經是九號了。一個人坐在電燈光下提起筆來。想繼續寫些文章，無心之間，又看見那四匹暗灰色的蛾，孤孤單單地，一絲也沒移動地，依然伏在那原有的地位。

#### 四 微笑

公寓生活已經一月有半了，一晚獨自歸來，看見贈筆的友人在桌上爲我留下了一張字白，開首幾行是：

我在這兒又靜靜地坐了三十分鐘，一個人望着壁上那只神秘的蛾，不免生出了無限的感慨和幻想。」

是的，那神秘的蛾，始終張着翅子，伏在壁上不動。

太神秘了，你這灰色的使者。

我起了決心，想過細地去看它一下，究竟是否還有生命。



我過細看了，我笑了，一月有半以來一個人獨自會心的微笑。

原來那蛾是被先住者釘在壁上的。針已鏽得和蛾色一樣，看不出了。

明天，贈筆的友人如來，這消息值得珍重地向她告訴。

### 三、謁見 蔣委員長

從岳軍那裏剛好回到居停處，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  
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着關  
照的，他只是開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  
處。

剛進廳堂門，穿着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呈着滿臉的笑容。  
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手是分外的暖。

廳堂相當寬敞。堂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棹，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聽管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得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梭發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後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

煥發着光彩，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目繁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能有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素樸的唯心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爲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

發動了，必然地是進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那他對於抗戰必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甯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為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咄嗟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爲最適宜的，但我因爲耳朵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爲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洽。我把這個情形，直率的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學行兼顧。我看：在凡百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於是我便告辭

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暖和的握手，依然是滿面的喜色，分外發有光彩的眼睛。

## 關於郭沫若

重子  
曉華  
編輯

### 一、在軍中

聽說郭先生到前方來了。郭先生的文章道德都是足以使我們青年人作模範的，所以特地抽出一部份時間來，作一度專誠的訪問。

是一個秋陽剛剛露出臉兒來的早晨，在一個比較陰暗的大會客廳裏會見了郭先生，郭先生是一個瘦長的個子。的確是一張飽經風霜的臉色，上身穿着法藍絨的西裝，下身穿了一條白褲子，人是那麼沉靜，我進去的時候，他正伏在一張臨窗的桌子上在寫着一篇戰時民衆組織以及如何宣傳的文字，對面坐着的是杜冰坡先生，當我走到他們身傍的時候，因為便於我同郭先生談話起見，杜先生便把坐位讓給了我。郭先生對於我這一個陌生人，也並不感到突兀，我坐下以後便開始同他談話，他指一指自己的耳朵，我會重

他的耳朵大概有些小毛病，當時我便把預先寫就的問題交給他。

——本來昨天晚上我已經看到了郭先生，總是沒有機會同您談話，您現在有時間允許我同您談幾句話麼？

——可以，可以。他一面在答應着我，一方面又把放下的水筆拿了起來。

——在去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報人，因為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太不充實，所以才走上了現在的路，在工作稍鬆一些的時候，我準備寫些雜感或記事在將來發表，我來請見郭先生一方面是表示崇敬，將來有機會更希望您不客氣的指導。

——這樣很好！他在我述明來意以後，便聽得見我的話了，他很愉快的在回答着我。

——您到前方來是擔負了什麼任務？

——我同×先生是舊友，我是來看他的，沒有什麼任務。

——同您一道來的還有那幾位？



——杜冰玻先生。

——您準備今天回上海嗎？

——本來是預定在昨天回去的，因為汽車沒關照好，所以改在今天。

——您在日本居留了很久，日本的朝野趨向如何，您能夠很簡單的告訴我一些麼？

於是他很興奮的告訴我，他說：

——日本整個說起來是侵略我們的，他們有着一貫的大陸政策，雖然方法上有緩進的與急進的兩種，——資本家政治家是主張緩進的，少壯軍人是主張急進的，緩進派是想由外交，親善等等，來實行他們經濟的榨取，急進派就主張武力統一中國了，這種緩急之爭，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急進派便大事抬頭，五一五事件，犬養被刺，當時犬養還想同他們講些道理，他們的回答是「問答無用」，這「問答無用」四個字在日本已經很流行了，於是犬養便遭了毒手，以後接着有井上等等事件，二二六事件幾乎釀成了一個內

亂……

談到這裏恰巧他有要緊的事情須要馬上出去，我們的談話便不得不中止，我因為怕他馬上回上海，便把寫的問題原紙交杜先生請他轉給郭先生，後來因為再沒有時間去會他，便寫了一張片子，請他在行前如寫成時交給柳劍霞先生收轉，如果沒有時間的話，請到上海寫好了給我。下午一時我收到了柳先生轉來的原紙，並且知道他已經回上海去了，以下便是他筆答的原文，不過，我却沒有謝一聲杜先生，這倒是很抱歉的呢！

——您的尊夫人同公子的善後是怎樣辦理的呢？

——尚無辦法隨後慢慢設法。

——您對於舉國抗戰的局面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希望真正能夠抗戰到底。

——您感覺到一般民衆所表現的怎樣？

——情緒甚好，但欠組織。

——您對於現在文壇上的趨向能夠明白指示一點兒給我們嗎？

——現在文壇因戰事關係，都傾向到戰爭文學來了！

——因為新啓蒙運動曾經鬧過很多次的筆戰，您對牠有什麼意見沒有？

——關於這次筆戰我未預聞，但我的見解是筆戰愈多愈好。

——您是愛寫詩的，現在的詩是比較進步了還是退化了？

——一般的說：現詩人的詩是進步了。

——怎麼樣能夠養成寫作的習慣？

——認真做人，認真活用自己的五官，切實養成用筆的經驗，精讀名家作品。

——現代的青年應該走怎樣的路？

——凡事腳踏實地去做，不要浮誇，不必煩悶，依照着民族所需要的方向走去。

——還有，您以後準備怎樣？

——準備用盡我自己的力，做些我所能做的事體，死而後已。

因為他忙，同時我也忙，就這樣結束了一個訪問。不過，我終沒有聽到郭先生對日

本的獨特見地，真是一件憾事呢』（王子英）

## 二、播音之前

汽車停下來了，郭沫若先生被好些穿黃色軍服和著青色制服的青年攔阻住，他們嘴裏低低叫着一些什麼，似乎向郭先生有所盤查，但是，不，那班青年手裏不是端着自己名片和紀念冊要求自己敬仰的人題名麼？他們的表情嚴肅而懇切，眼睛充滿敬慕的神色，一直跟到休息室來。

沫若先生年紀有四十多歲，身體壯大，腦頂很寬，臉孔和藹可親，常露出沉默的微笑，好像時時刻刻都準備掏出自己全部的熱情來。

和郭先生同來的有吳履遜先生，歐陽山先生和草明女士。到達了休息室，青年人已經擠得滿滿了，播音台的一個職員熱烈地握着郭先生的手說，願意他們有一愉快的再會。在這間擠得滿滿的小房間裏，空氣是很令人感動的。在這寶貴的幾分鐘內，名片和紀念冊又再次在桌子上面出現了，郭先生默默提起毛筆，一連寫了好幾冊才有空坐下來，

快樂而談諧的吳履遜先生跟着說：「警報解除了」。大家哄然笑了，這才意識到嚴肅之中還有快樂的存在。

那些紀念冊當中，有一個寫着：

「歌出民衆的心聲，使前方戰士發揚蹈厲」——那是很叫人興奮激昂的，而且對於播音台的工作方針方面，可算一種極好的建議。

在許多熱烈的歡送的眼光中，郭沫若先生穩健地踱進播音台，作他對於日本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分析去了。……（佚名）

### 三、武漢觀感

記者碰見郭先生時，是在一個筵席上，他正在興高彩烈地和賓客們說古談今。

過去只有機會在文字中認識郭先生的奮鬥精神，今天能見到郭先生的容顏，覺得異常高興。郭先生非常和藹，讓記者很隨便地打開了話匣子。

好像怕郭先生立刻要離開漢口似的，記者首先提出了今後行止的問題。

「不久大概將離開這兒，想回家鄉去一趟。」他這樣回答：

「郭先生從廣州來，不知廣州情形怎樣？」

「敵人的飛機是不斷來轟炸，不過人們還鎮靜，去年『一二九』，學生會舉行遊行大示威，但是政府和民衆很合作，記得在廣州局勢最緊張的時候，政府曾經領導民衆舉行一次示威遊行，參加的人不知有多少。當時，市黨部秘書還提出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口號，救亡工作在這口號下也有相當滿意的開展。不過這些都是緊張時候的現象，我在那兒只停留了一個月，更詳細的情形還不大了解。」

想到郭先生回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到武漢，不禁問道：「到武漢後觀感怎樣？」

他一面想一面說：「昨天在行營電影股，看見那兒很多人在忙碌地攝演抗戰影片。那裏最高薪額只有五十元。抗戰後各地很多名人能人都集中到武漢來，一部份能人都這樣吃苦幹工作，是很值得欽佩的。這是我到武漢後所得到的第一個好印象。其餘的我只來兩三天，很少接觸，還說不上甚麼。」郭先生是在在流露出他刻苦和實幹的精神。

提到武漢，就聯想到今天「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上來，記者請求郭先生將這個問題發表點意見。

正在這談話熱烈緊張的時候，一位客人忽然笑着嚷起來：「看！郭先生在被考試了！」大家都笑，郭先生的笑聲更響亮，在笑聲中，他豪放地說：

「上海的失敗已經給我們一個教訓，單只軍事防守還不夠，必定要動員廣大的民衆來配合，單只提口號，還不行，必定要切實的兌現。目前的問題，必是在於怎樣組織民衆，怎樣武裝民衆。保衛大武漢運動必需有切實的工作做基礎。」

有時吃，有時談，來了一碗甜湯，把大家的話都止住了。在沉默當中，記者想到郭太太不知道怎樣了。就問：「郭師母大概還在東京吧？」

「還在那兒，」他說：「接到她十一月間寫的信，說她在十月裏被敵人官廳捉去打了一頓，關了一個月，現在已經放出來了。家也被他們抄了，所寫的東西都給他們拿去了。」從容沉着地敘述敵人的暴行，一點也沒有惋惜的表示。從這裏，更可以看出郭先

生爲民族犧牲一切的決心。

東談西談，提到新聞記者的訪問技術。郭先生認爲：「要隨便一點，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問題提得太小。」這是十分寶貴的經驗之談，記者特錄出來，以供青年記者友人們參考。

臨走時，記者還請郭先生簽了幾個字。走出大門，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分了。

#### 四、抗戰一夕談

最近郭沫若先生來漢，政府方面，有畀以政訓工作重任之意。記者日前訪晤郭氏，叩詢意見，並及戰爭以來國內國際形勢的觀感，茲記郭氏談話如左：

抗戰數個月以來，在我們固然喪失了不少的土地，毀壞了不少的財產，而敵人方面，財力人力的消耗，在量上質上，也實在甚爲可觀。『抗戰到底勝利終歸於我』的一句口號，今已像鐵一般的堅定。政府領袖的決心，全國民衆的激烈，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前途皆極爲樂觀。只要是全國一致，決心抗戰到底，則民族的光榮前途，自然也就不



成問題了。

至于國際的形勢，雖然是變化很多，但是基本條件，還是看我們抗戰的堅毅與成績。倘若按現在的情形，逐漸進展，則不但同情我們的民族不致於發生變化，即在侵略國家之間，亦難保不生變化，如同歐戰時，德義本有攻守同盟，結果也會破裂的一般。

民衆運動的情形，在廣州時，於去年曾參加了一二九的紀念會，見學生方面情緒甚爲熱烈，工作也還積極而緊張，訓練民衆的工作，省政當局也是正在積極的推進。到了此間，因爲征塵甫卸，所見者不多，也就不能多所表示了。

最後郭氏又談到關於政府界以政訓事，據郭氏的表示是這樣：政府本有此意，而個人方面，則以兩耳欠聰的原故，曾一再辭謝，結果尙不知。但關於政訓的工作，政府方面，已在積極的去作，頗有成績，而個人也不過是本着固有的路綫，向前邁進，並沒有新的計劃云云。